

左拉 毕修勺

中文首版作品

译

Emile Zola

Bi Xiushao



生的快乐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左拉中文首版作品
毕修勺译

Emile Zola
Bi Xiushao

生的快乐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鲁新登字第3号

La Joie de Vivre

根据巴黎查邦济埃书店1929年1版
《左拉作品集》译出

生的快乐

〔法〕左拉著 毕修匀译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0.625印张 2插页 264千字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ISBN 7—5329—1004—0

I·913

定价8.60元

0332048

内 容 提 要

主人公宝琳从10岁起寄养在叔母家。在爱的激情中，她克制生理的冲动和精神的反抗，不惜牺牲个人幸福，将自己深爱的未婚夫拉萨尔让给自己的女友。不料，拉萨尔婚后遭遇感情危机，宝琳与他爱火重燃以致不能全身以退。与此同时，拉萨尔的孩子又得她的救助，她成了孩子真正意义上的母亲。宝琳的一生中，多次有过自我牺牲之举，包括为男友而破产。在与病人相伴，时时面对惨号和死亡的世界里，尽管生活单调、孤寂，然而生命的欢乐之火在她心中从未有黯淡失色的时刻。

作品描写少女真挚、矛盾而又善良的情感历程，用笔细腻，丝丝入微，洵为巨匠之笔。

出版前言

爱弥尔·左拉(1840—1902)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。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，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“作家兼斗士”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。他倡“实证小说”，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，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，早期作品轻巧灵动，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，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，以及现代派“生活流”的情节淡化、叙述散文化的特色，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，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。他一生著作等身，喻“百眼百手”，“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，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，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”。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，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，晚年的《三城市》、《四福音书》，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。

毕修勺先生(1902—1992)出生之年，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。这不足以说明什么。但就其影响的弘扩，左拉倒有点儿“归去来”的意味。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，灵气不甘涣散，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。他没有失望，寻见到死与生的同年，而这个“同年”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，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，终生不悔。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，傅雷之译巴尔扎克，直情径行，乐道忘忧，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。

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。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，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。是一本亚勒克西的

DK24/32

《左拉传》和左拉的《土地》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。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，所折服，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，并暗暗立下了誓言：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，献给祖国人民。1928年，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，再度来到法国。其间，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《人与地》二十八卷，凡二百多万字，凭吊了左拉故居，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……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，体察左拉使用俚语、土语的语言环境，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《左拉短篇小说集》之后，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，扎下了坚实的根基，使之更臻准确、老辣和圆熟。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，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，换来的独是清贫。他的盛年时代，曾为左拉辞却了“上海市市长顾问”的高位，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愚邀，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“日译三千字，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”的宏大计划。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。这漫长的遗憾，好在终于完结。他的《萌芽》、《崩溃》、《劳动》等等，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，世称“毕译左拉”，已经誉满中外。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，仍以左拉的“我只有—种信仰，—种力量，这就是工作”作为座右铭，只讲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以其中—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。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，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，直至故去。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。左拉这位被称为“人类的良心”、“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”的文化巨人，在今天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，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。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，然而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。

出版者

1993.7.16

—

餐厅的“杜鹃钟”敲了六下，感到失望的桑多，艰难地从炭火前面的沙发里站起来。两个小时前，他坐在那里烘烤患风湿性痛风^①的双腿，等待着太太归来。桑多太太是五个星期之前离开家的，今天她将把幼小的表侄女，十岁的孤女宝琳·葛愚从巴黎领回来，因为他们已接受了监护她的责任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樊洛妮克”，他推开厨房门说，“她们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。”

女仆是个高大的姑娘，三十五六岁，长着一副宪兵般的面孔，两手粗糙得像男子汉，正从火上移开一块烤得过熟的羊腿。她没发牢骚，可是皮肤粗厚的两颊，却因怨恨而变得灰白。

“太太会留在巴黎的，”她冷冷地答道，“这些没完没了的事，已经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了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桑多反驳说，“昨天下午的电报告诉我们，小女孩的事已正式办妥啦……，今天上午太太一定能到冈城，她在那里停留，为的是去看看戴服纳。下午一点钟，再乘火车，两点钟，到巴伊安下车；三点钟，马利佛尔老爹的搭客马车会载她到亚洛曼舒，即使马利佛尔事先没套好车，四点钟左右，最迟四点半，太太也能赶到这里，……从亚洛曼舒到波纳维尔大约只有十公里。”

女厨子眼睛盯着羊腿，边听他的路程计算，边摇头。桑多犹

①风湿性痛风(La goutte)患者常感肠胃不舒服和关节疼痛，且有尿酸盐沉淀。

豫了一下，又说：

“樊洛妮克，你该到路口去看看。”

她瞥了他一眼，脸色因强忍忿怒而愈加苍白。

“喏，这是为什么？！——拉萨尔先生已经踏着泥泞去接她们了，何必再让我去溅一身污泥水！”

“因为，”桑多和蔼地说，“归根结底我也是在为我的儿子担心……他已经去了一个小时了。”

樊洛妮克不再说什么，默默地从挂钩上取下一件黑羊毛旧披肩，包住头和肩膀，突然转身对跟随到走廊的主人说：

“回到火炉跟前去吧，如果您不想明天又痛得大声嚎叫的话。”

她来到台阶上，关好房门，穿上木屐，迎着大风喊道：

“上帝啊上帝！看，多么混账的暴风，它简直想要我们象陀螺样地旋转！”

桑多平静地留下来，他已习惯了这女人的粗暴。她十五岁就进入桑多家里做女仆，那年他正好结婚。木屐声消失了，他就象放了学的小学生似的逃到了走廊的另一端，在面海的玻璃门前久久凝神伫立着。他个不高，大腹便便，脸色略有光泽，短短的白发下透出一双大而蓝的暴眼，虽还不足五十六岁，风湿痛的折磨已使他未老先衰了。从不安中摆脱出来的桑多，茫然地默想着：小宝琳或许会征服樊洛妮克的暴躁脾气。

其实，这能怪他吗？前不久，巴黎的公证师来信告诉他，他的表兄葛愚在做了六个月的鳏夫之后也去世了，遗嘱中要他担负起监护表侄女的责任。当时，桑多就觉得自己没有勇气拒绝。他们家族的人分散在各处，表兄弟们很少见面，桑多的父亲早年是木匠，离开南方后转遍整个法国，终于在冈城开办了北方木料铺，而小葛愚，母亲一故世即在巴黎居住，后来，一个舅舅把菜市场附近的一爿大肉食店让给他经营。桑多这些年来迫于病痛，常离

开商务寻名医诊治，数次抵达巴黎，其间，表兄弟见过几面，彼此都很敬重。死者要桑多做监护人，或许是考虑到了海边的清新空气？其实，这孩子继承了一片大肉食店的遗产，对监护人来说，并不是一种负担，所以桑多太太很痛快地接受了。为了让丈夫免去一趟旅行的危险和疲劳，她竟独身前往，奔波在巴黎的街道上，去做她应做的一切。妻子只要高兴，桑多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！

但是为什么她们俩还不到呢？昏暗的天际，西风卷着一大块一大块烟灰色棉絮般的乌云，不断地将它们撕裂成碎片，转瞬拖曳到远处的海上。看着看着，恐惧再次侵入了桑多的心头。这是三月的风暴，正值春分时节，潮水汹涌地冲击着海岸。刚开始涨潮的波涛，宛如地平线上的一抹白带，泛着渺茫的泡沫，海滨宽广地舒展着，近海里却遍布岩石和海藻；平阔的原野上，到处是污水洼，像丧服上的斑痕，翻腾的乌云更为它罩上了一层凄惨的气氛。

“大风该不会把她们吹到旱沟里去吧？”桑多喃喃自语。

他想出去张望一下，便打开玻璃门，穿着布底拖鞋，冒险走到高出村庄的细石平台上。狂风挟着雨点，鞭打着他的脸，又一阵可怕的大风袭来，吹得蓝色粗呢短上衣噼啪作响。他光着头，背弓成球形，仍然固执地走着。来到平台边缘，他两肘支靠在栏杆上，眼睛却注视着下面的大路。大路就夹在两座悬崖的中间，恰似巨斧在山岩上劈出的一条泥土裂缝，而波纳维尔仅有的二三十座破旧房屋，就坐落在这条大裂缝上。每次大海潮，似乎总要把这些老屋冲垮在斜坡上，再压入沙碛。左边有一座小码头，沙滩上许多男人正喊着号子，要把十多艘小船拉上岸。村子里的居民总共不足二百人，大都以海为生，活得很累很苦，却如愚蠢的软体动物一般，死死地胶粘在礁石上，固执地不肯离去。沿这些随时会被波涛毁掉的小屋往上去，大路右面的绝壁斜坡上有一座

教堂，左面的绝壁斜坡上便是桑多家的房子。这就是波纳维尔的全部。

“嗯？多混账的天气！”有人在喊。

桑多抬起眼，认出是教堂的堂长何尔德神父，他矮胖个子，很象乡下的农民，五十多岁了，赭色的头发还没有变白。在教堂前面的坟场旁，神父开了一块菜园，他正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刚刚栽上的生菜^①，只见他把黑袍紧紧夹在两腿之间，唯恐被风吹掀到头上。桑多逆风而立，对方无法听清他的话，他只能伸手向神父打招呼。

“我想，他们把小船拉上岸是对的，”神父迫紧喉咙，继续喊道，“不然的话，十点钟左右，这些船就要‘跳舞’啦！”

一阵狂风吹过，把长袍掀起，盖住了神父的脸，他踉跄着，消失在教堂后面。

桑多转过身，架起臂膀，借以抵挡一下狂风的吹打。他抬起充满泪水的双眼，向被风吹干的菜园和二层五窗的砖房瞥了一下，砖房的百叶窗虽说栓上了插销，仍然几乎要被风暴扯去。待又一阵狂风过后，他准备重新将目光投向大路，却见樊洛妮克晃动着双臂，远远地走来。

“怎么！您到外面来了！？……还不赶快回到屋里去，先生！”

她在走廊里追上了他，那口气就像在斥责一个犯了错的孩子。的确，改天他在痛苦中煎熬时，还得由她在一旁服侍。

“你什么也没有看见吗？”他低声下气地问。

“是的，没有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！太太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躲避起来了。”

他不敢说，她应该走得更远一些，尽管由于儿子不在家，心中格外地烦乱。

^①所谓生菜即莴苣，可以用来做凉拌菜。

“我只看见”，女仆又说，“到处都乱成一团，人人惊慌失措……居西家的房子，去年九月被风吹开一道裂缝，上去敲晚祷钟的普鲁亚纳，刚才很肯定地对我说，明天它就会坍塌在地上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，一跃迈过三级石阶来到面前。他大约十八九岁年纪，宽阔的前额下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长面孔的双颊已开始长出毛绒绒的栗色髭须。

“好极了！看啊，拉萨尔回来了！”桑多顿感安慰，爱怜地说，“你全身都湿透了，我可怜的孩子！”

年轻人把被雨淋湿的外套挂在了过道上。

“怎么样？”父亲紧接着问道。

“咳，半个人影也没有！”拉萨尔回答，“我一直走到佛雪蒙，在一家小店铺的敞棚底下等着，眼睁睁盯着已变成泥河的大路，就是看不见半个人影！……我怕你担心，就回来了。”

他于去年八月，毕业会考获得通过以后，离开了冈城中学。数月来，他踟躇于海边的悬崖绝壁之间，除了对音乐极感兴趣外，竟不能决定该选择一个怎样的职业。这令他的母亲倍感失望。她此次本打算带拉萨尔一起去巴黎，以便在那儿帮他谋一个位置，然而，却被拒绝了。母亲气恼异常，只身离开了家门。这个家早已为一种辛辣的气氛所笼罩，似乎人人都有一大堆的不满意。

“现在，不，其实我早就对你说过，”年轻人又说，“我很想一直赶到亚洛曼舒去看看。”

“不，不，天已经黑了，”桑多喊道，“你母亲不会让我们这样苦等。我在等电报……喏，好象有一辆车过来了。”

樊洛妮克又一次打开了房门。

“是喀斯诺佛医生的双轮马车，”她报告说，“他该今天来吗，先生？啊，我的上帝！是太太回来啦！”

大家飞快地下了台阶。一只有着纽芬兰血统的大山狗，原本躺在入口处的角落里，此刻也狂吠着疾奔而出。吠声将一只样子

很优雅的小白猫，召唤到门槛上，但面对满院的泥泞，它的尾巴在轻微颤抖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观望着。

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人，仍像少女般轻捷地从双轮马车上跳下。她矮小而瘦削，头发还很黑，可爱的面孔，却被富有野心的大鼻子破坏了。山狗一跃，前脚扑到她的肩膀上抱吻她。

“算了吧，马太……大畜生！你还有完吗？”太太似乎很生气。

拉萨尔跟在狗的背后穿过院子，叫喊着问道：

“没有遇到什么意外吗，妈妈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桑多太太答道。

“我的上帝！我们多么担心呀！”顾不得大风，跟着儿子走出来的父亲说，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哦！随时随地都遇到麻烦，”她解释道，“首先，道路是那样的坏，为了赶到巴伊安，就花了两个多小时。接着，在亚洛曼舒，马利佛尔的马跌断了一条腿，他无法再给我们另套一匹马，眼看时间已不早了，只好睡在他家里……最后，还是医生的心肠好，把他的双轮马车借给我们。是勇敢的马丁送我们回来的……”

车夫，一个装了木腿的老人，正在拴马。他早年当过水手，重伤后是海军外科医生喀斯诺佛保住了他的命，后来他留在了医生身边。桑多太太中止了她的叙述，转而对车夫说：

“马丁，请您扶小女孩下来吧。”

没有人想到车里的女孩子。双轮马车的皮篷放得那样低，人们只看见她的孝服裙子和小手。她并不等车夫的帮助，自己轻轻地跳了下来。一阵暴风袭来，她的衣服噼啪作响，几绺褐色头发，在圆帽黑纱下飘舞。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，她的姿态够强健的，厚厚的嘴唇，白而圆润的面孔。这白色显示出她是一个在巴黎店铺后面的悠闲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子。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她的。樊洛妮克一脸的冰冷与妒忌，走来向新的女主人致敬，随后就远远地站在一边，山狗马太却不矜持，她扑到女孩的胳膊中间，毫

无保留地伸出大舌头，很快就舐湿了她的面孔。

“别害怕！”桑多太太喊道，“它并不坏。”

“哦！我不怕，”宝琳轻轻答道，“我很喜欢狗。”

真的，对于马太的粗暴抱吻，她竟然平静地接受了，因穿戴孝服而显严肃的小面孔，反而露出了一丝喜悦的微笑；接着，她也在纽芬兰狗的脸上放了一个长长的亲吻。

“其余站着的人呢，你不去抱吻他们吗？”桑多太太说，“你叫我表婶，喏，这是你的表叔……看，这是你的表兄，一个比你还调皮的大顽童。”

女孩子并不感到半点侷促。她抱吻了大家，以巴黎小女孩娴熟的礼节与温雅，对每一个人都说上一句得体的话。

“表叔，我很感谢您收留我在您的家里……表兄，我们将会成为很好的伙伴……”

“她很可爱哩！”桑多喜不自禁地喊道。

拉萨尔诧异地注视着，这可不是想象中的她，想象中的表妹还要小，而且此刻一定会露出女顽童的慌张窘态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很可爱，”年长的太太接口道，“还很勇敢。你们想象不到她有多么勇敢！……在马车里，一路上暴风袭面，雨点打得我们睁不开眼。有不下二十次，我以为象船帆那样噼啪作响的车篷就要被撕裂了。而她呢，她一直在玩耍，她觉得这一切很有趣……哎呀，我们还呆在这里做什么？除了淋雨别无益处，瞧，雨又下起来了。”

她转过身寻找樊洛妮克，发现她一脸倔强远远地立在一边，便讥讽地说：

“你好，我的女孩子，你身体好吗？……与其站那儿等着问候我，不如先替马丁取一瓶葡萄酒来，好吗？……我们实在无法载回那些箱子，明天一早，马利佛尔会给我们送来的……”

她停下话，转而面向马车，心绪似乎很烦乱。

“哎呀，我的提包呢！……我一路都在担惊受怕，唯恐它会跌落在大路上！”

这是一个黑色的大皮包，四角已经磨损得泛了白，但她执意不肯让儿子代拿。当大家正要回屋子时，又一阵暴风扑面而来，几乎使人窒息，众人被阻在门前。母猫好奇地蹲坐着，注视着他们和大风搏斗。桑多太太想知道，这些日子里，咪奴宣是否规矩。咪奴宣的名字又使宝琳严肃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。她俯下身，去抚摸那正翘着尾巴走来摩挲她裙子的母猫。马太盯着所有的人都登上台阶，隐入了走廊，似要向谁报告女主人回家的喜讯，便又发出了一阵粗犷的吠声。

“啊！终于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”太太说，“刚才我还以为我们将永远不会到达呢，……是的，马太，你是一只好狗，不过请让我们安静些。哦！求求你，拉萨尔，不要让它叫了，我的耳膜受不了啦！”

狗仍然固执地吠着，桑多一家就在这愉快的“音乐”声中进入了餐厅。他们让宝琳，这个家中的新孩子走在最前面，而背后仍然跟着不断吠叫的马太，马太背后是咪奴宣，在这喧闹声中，它的皮毛神经质地微微颤动着。

厨房里，马丁一口接一口，已经喝了两杯葡萄酒。他站起身，木腿踏在方砖地上发出响声，他向人们道过晚安，离去了。樊洛妮克把已经变冷的羊腿重又放近火边，问道：

“可以开晚饭了吗？”

“我想可以了，现在已经七点钟了，”桑多说，“不过，我说姑娘，我们必须等着太太和那个小姑娘换好衣服。”

“宝琳的箱子我没有随身带来，”桑多太太又惊呼起来，“幸而我们下身都没有淋湿，……快脱掉大衣和帽子，小宝贝。噢，樊洛妮克，把她脱下的东西拿走吧，……把她的皮靴也脱掉，我这里有她可以穿的。”

女仆只得在坐着的女孩子面前蹲下。这时老妇人已从她的提包里抽出一双毛毡小拖鞋，亲自穿在女孩脚上。随后，她又让樊洛妮克脱去自己的皮靴，把手重新伸入提包，从里面抽出一双自己穿的旧拖鞋。

“现在，可以开饭了吗？”樊洛妮克再一次问道。

“等一会儿……宝琳，你先到厨房洗洗手，把脸也擦一下，……快要饿死了，吃过饭我们再彻底洗一洗。”

宝琳走出来，由着表婶在面盆里给她洗脸。桑多重新坐到火炉前面黄绒大沙发上，他深恐老毛病会再次复发，双手不断地揉搓着双腿，拉萨尔站在一个多小时前就已摆好四副餐具的餐桌前，切着面包片。父子俩都觉得有点儿局促，找不出合适的话语，而只是冲小女孩微笑。她却很平静，从容不迫地扫视着餐厅，从胡桃木食厨到六把胡桃木椅子，再到涂漆的铜吊灯，最后，她被五幅加框的石印图画吸引住了，《四季》、《维苏威火山景》这五幅画在栗色壁纸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。无疑的，这是一个年久失修而且凌乱的餐厅：橡木板壁到处是裂痕，天花板上点缀着斑斑的油污，这一切都使她对离开那个漂亮的大理石肉食店感到惋惜，她的眼睛罩上了阴郁，她似乎已猜到了新环境中假仁假义背后隐藏着的辛辣。终于，在注视过一个镀金木壳的晴雨表之后，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奇特的建筑模型上。它被罩在了一个很大的玻璃盒子里，几乎占去了整个壁炉架，好些棱角上都粘贴着薄薄的蓝纸条。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精妙的玩具，一座微型化的构造非常复杂的小木桥。

“这是你叔公做的，”桑多解释道，他很高兴找到了一个话题，“是的，我父亲是木匠出身，……我还继续保存着他的杰作。”

他并不因他的出身而脸红。桑多太太却讨厌这小玩意儿，并常常因它激起愤怒，就是这一点，使她总是想起自己是与一个木匠的儿子结了婚，但还是容忍了让这件东西留在炉架上。然而，

女孩并未理会表叔的谈话，透过窗户，她望见了广阔的地平线，于是飞快地穿过房间，笔直站到了窗帘已被布带吊起的玻璃窗前。从巴黎动身以后，海就成了她的向往，她在车上就不停地询问表婶，每遇到一个小岗，总想知道大海是否就在这些小山背后。终于到了亚洛曼舒海滨，她沉默地伫立着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心头充溢着深深的叹息。后来，从亚洛曼舒到波纳维尔，她又不顾大风，不断地从双轮马车里伸出头来，为的是看看跟随着她们的大海。现在海还在这里，象一件已属于她了的東西，将时常出现在面前。目光在慢慢移动，她真想马上就占有这片大海。

夜幕已从乱云飞渡的天际降下。在黑暗逐渐加重的混沌深处，她只能隐约分辨出苍白的潮头。这是一排不断扩展的白色泡沫，随之而来的连绵波涛轻柔地滚动着，渐渐淹没了布满海藻的浅滩和一块块裸露的礁石，仿佛是在轻轻地对它们施以抚摸。然而，远处潮声已经增高，巨大的浪峰起伏奔腾，仿佛被紧压在悬崖底下的暮色，死一般笼罩在门户紧闭了的荒凉的波纳维尔上空；被拖上岸的那些小船静静地躺卧着，宛若几条搁浅的大鱼尸体。雨雾隐没了村庄，只有教堂还在密云的灰暗处显露着。

宝琳默默地站着，只觉小小的心脏在膨胀，几乎透不过气来，最后，从两唇之间迸放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“怎么样，比塞纳河要宽阔得多吧？”走来站在她背后的拉萨尔说。

这小女孩再一次使他感到了惊愕。自从她来到后，拉萨尔就不由地生出了一种拙笨青年才会有的畏怯感。

“哦！是的。”她低声回答，并不转过身来。

他几乎要用“你”称呼她了，却接着说道：

“不感到害怕吗？”

这时，她显出吃惊的样子，回头注视着他。

“不！为什么要害怕？……当然，水不会一直涨到这里的。”

“喔，这可难说，”他想趁机取笑她一下，“有时候，水会从教堂顶上掠过去。”

她发出一串愉快的笑声。这笑声，是爽朗的健康的，充溢着一个智者听到荒唐胡话时的欢快。于是她第一次用“你”称呼起他来，同时抓起他的手，仿佛要和他玩耍似地说：

“哦！表兄，你以为我象你想象的那般愚蠢吗？！……如果水会掠过教堂屋顶，你还住在这里吗？”

拉萨尔也笑了起来，紧握住女孩的手，两人从此成了好朋友。桑多太太恰在这欢笑声中走了进来。她似乎很高兴，一边揩拭两手，一边说道：

“你们已互相熟悉了，……我知道你们在一起是会愉快的。”

“需要我做点什么吗？”站在厨房门口的樊洛妮克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我的姑娘……我看你最好还是先把煤油灯点起来，我们已经什么也看不清楚了。”

真的，天色黑得极快，阴暗的餐厅里只有炭火在闪亮。又过了一會兒，女仆拉低点燃的吊灯，餐具顿时呈现在明亮的圆光之中。大家都到餐桌边坐下，宝琳坐在表叔和表兄之间，面对她的表婶，后者则以瘦削老妇人的灵巧，又重新站了起来，她不能安静地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

“我的提包搁在哪儿啦？……等一下，我的小宝贝，我去把你的无足银杯拿来……。樊洛妮克，去取玻璃杯吧。这孩子是习惯于用她的无足银杯的。”

她取出一只杯身凸起的银杯，用餐巾揩拭过后，放到了宝琳面前。又随手把提包放在了背后的椅子上。女仆捧上一罐碎肉汤，阴沉着脸报告说，肉汤煮得太久了。没有人敢发出抱怨。大家都已很饿了，用汤匙喝着肉汤，接着送来了清煮牛肉，贪吃的桑多几乎只是碰了碰，他想等着吃烤羊腿。但是，当羊腿送上桌时，